



长生河的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马卫

2010年4月一天,我和作家李善平一起去看位于长生河畔的石公石母。回来时,沿河慢行。长生河发源于铁峰山脚,离城区约有25公里的高寨村。



正是春夏之交,溪水凛冽清澈,游鱼怡然自得,虾和蟹春光里其乐融融。夹河两岸,繁花似锦,落英缤纷,蜂绕蝶飞,让人心花怒放。可是这样的心情,没能保持多久。不出半小时行程,空气中就飘来阵阵恶臭,还夹杂着一种辛辣,让人欲呕吐。

果然,再行走10分钟后,就在沟边看到一座玻纤瓦盖的小厂房。

我们上岸去,看见红砖砌的围墙,上面钉着玻璃碴子,没有吊牌,不知是啥厂。门口两条肥大硕壮的狼狗,吐着红猩猩的舌头,对我们狂吠,十分凶狠。虽然有铁链子拴着,我俩仍然感到恐怖。李善平当过兵,胆子大点,他举起一根木棍和狼狗对峙。

门卫出来了,是位中年男人,脸上有中风后的遗症,半张嘴扯歪了,形象丑陋,对我们厉言疾色:“干啥子的?哪个乱闯?”

“我们来参观参观嘛,你紧张个啥子?”我不紧不慢地说,我在机关待过,在报社干过,啥子人没见过?

“参观?我们这里不许参观,爬开点!”这人的话,就像用冰块砸人,冷入骨髓,而且极端霸道粗鄙。

我俩退出厂区,防备不测。这时正好有辆长安货车开来,上面装的旧布、旧衣、旧裤,像是从垃圾中挑出的,极其肮脏。

我们在离这厂房几十米远的地方,

找到了一家农户,一打听才晓得:这是一家个体小厂,用旧衣旧布做帚帕,生产过程中,用了大量化学药剂,空气中飘着浓浓恶臭。

“这叫啥厂?”

“不知道,没有名儿!”

“他们的老板呢?”

“没见过。他们也不用本地的工人,所以和村民没有交往!”

肯定是黑企业,这样的小作坊一般都是无证生产。那些做帚帕的原料多半是从垃圾中淘出的,成本很低。



我们再回到长生河,看见从小厂流出碗口大的一股黑水,直接排到河里,于是整个流水变成了黑色,臭不可闻。这样的水流中,别说是鱼,连螃蟹也没法存活。

我俩捂着鼻子,沿溪下行,大约出了半里,那恶臭才渐小些。在一个有几块大石板的地方,看见有位中年妇女在溪边水边洗衣。

我问:“这水能吃吗?”

她回答:“以前能吃,没装自来水以前,家家都是从沟里打水吃。现在连淘菜都不敢用,就是洗了衣,回家还要用清水漂,不然穿起身上长红疙瘩。”

“你们找过这厂没有?”

“找过的,人家说村里答应,交了钱的,不关他们事。”

“你们找了村里了吗?”

“村里说,是乡里安排的,这老板是一位副乡长的老挑!副乡长出面给村里打了招呼,每年交2000块钱。”

“你们找了乡里吗?”

“找了,可是乡里没有专职管环保的,没有人理睬我们。”

“你们找了区环保局,或环境执法大队吗?”

“这两个机关,没听说过哟,咋找?”

我和李善平傻了眼,这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一路上,我们商量,回到城里,一定要向环保部门反映情况,为老百姓的利益呐喊。先写好书面材料,为了更有分量,又约了几位本地知名作家共同签名。材料我写,一则我会电脑打字,二则我年轻点,应当多出力。

材料送到环保局和环保执法大队,一周后,这家黑厂被关停了。环保执法大队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扯回锅。



今年元旦节,我又另约一位作家,再走长生河,让我感慨万千。我们先坐车到长生河的源头——三年前修通了公路,那里被完全保护起来,立了碑,挂了长生河水源保护公告牌。然后我们从源头往下走,大部分河岸,拉了铁丝网防护。河两边,以前只有杂树,现在不仅有景观树,像扁柏、银杏、红枫之类,还种了许多花草。像垂丝海棠、樱花、红叶李、樱花等等,色彩绚丽,赏心悦目。下游的部分河岸,已进行了整治,或用石条子、石块,或用水泥。

沟里小鱼小虾和螃蟹不少,在离工农水库不远的一个大水沱,还有人在钓鱼。我上前问他:“钓到鱼没?”

是位退休的大叔,穿得有点厚,人就像个包子。他微笑着说:“钓了七八条鲫鱼壳儿!”

我问大叔:“这鱼好吃不?”

他说:“清水野生鱼,哪会不好吃?”

清水鲫鱼壳儿,熬汤,是上好的补品。

本地生了小孩的妇女,常用它来催奶。以前市场上买不到,因为野生的鱼太少,弄得到的自己吃。

在小龙门,我们遇见了养鱼专业户老刘。他的鱼塘有几亩水域,直接引入长生河水。我问他一年收入如何?他说,别人的鱼,一斤如果卖十块,他的鱼要卖十二块,因为水好,他的鱼肉要嫩些、香些,全年有20多万元收入,都是做烤鱼的老板或做火锅鱼的老板上门购买。

绿水青山,就是金山银山。

老刘的鱼塘还解决了两个人的就业,主要是割鱼草和打鱼,都是本地的半老人,工作量不算大,工资不算高,一个月两三千块。但他们很乐意,本地打工,离家近,方便。

我给他讲以前长生河被污染的事,他说他知道,那时他来看过,就是因为水质不行,一直不敢流转土地挖塘养鱼,被耽误了几年。

他说很感谢我们,硬要我俩在这儿吃顿水煮鱼。我们谢绝了,倒不是谦虚,而是想继续行走,把这条沟走完。如果发现问题,继续举报。结果两岸不仅没有污染水质的工厂,连生活污染都远远地隔离开。

一路上,没有发现问题,到天仙湖,长生河被吞没,眼前碧波荡漾。

今天,乡村变美了,最大的变化在于农村的水质提高了,农村的交通便捷了,农村的鲜花更多了,农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。

长生河的清澈流水,滋润了两岸的土地,两岸的庄稼,两岸的牲口,滋润了两岸人民的生活。

綦河广兴场记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

綦河由黔北流来,流经江津区大大小小近三十个集镇乡场和码头。在这些乡场集镇中,广兴场是最为古老的集镇之一。

广兴场在綦河北岸。綦河流到此处,向西拐了个弯,再折南流去,形成一个“鸳鸯弯”,广兴场就在这个弯背之上。广兴场东连綦河升平与永兴场,所以这里是个边界场镇。綦河是旧时川盐入黔四大水道口岸之一,广兴场作为綦河上的一个水码头,早前这里是个集舟楫盐运、移民填川、边界集市等于一体的水码头。

清初广兴场只是一个荒滩野渡的么店子。到乾隆年间幸氏家族由湖广省麻城县“填四川”来此“插占为业”,见此山清水秀,又处綦河要津,便与当地黄氏族商议,选渡口西广福寺侧建市。场市建成,取名为广幸场。相传黄氏对此有异议,遂与幸氏发生争端。后由江津县令出面调停,改“幸”为“兴”,广兴场因此而得名。从此每逢二、五、八日为约定场期。逢场时有禽蛋、生猪、粮食等在市场交易。其广兴场之名沿用至今。

广兴场虽不大,但有一条叫时化街的老街很有名。事实上时化街是广兴场的主街,其他几条小街巷都是它的分支。时化老街属于典型的巴渝民居风格,长400余米,宽4米。老街由北段卖米坡向南延

伸,依庙岗缓坡一直往下延伸到綦河码头。多以青砖为立柱,直接承檩的穿斗结构两层小楼为主,墙体多采用木板墙或竹编夹壁,也有部分房楼墙体采用青砖砌成,门窗多保留木料本色,窗户为根条木格装饰,屋面普遍使用小青瓦铺设,基本上保持前店后宅的建筑布局。

老街为什么叫时化街?这得从两所学校说起。

广兴虽建有场市,但因地处偏远,还是比较原始封闭甚至是落后的。人们过着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“赶场上街、称盐打油”的日子,1923年,广兴场比较开明的小商贩赵氏、王氏等三人,看到封闭落后、保守不化的状况,认识到这是百姓没有文化造成的,于是他们在茶馆商议创办一所小学,结果决定将广兴场西坡广福寺作为校舍办学。在讨论取校名时都认为,广兴场虽处津渡,但存在“小码头、窝里斗”和坐井观天现象,大家都想到办校应以“时风化雨、开启民智”为宗,于是就给学校取名为“时化校”。

时化校是一所小学,自建成后规模不断扩大。不久当地老秀才幸魁模所开办私校合并入时化校。时化校设高小、初小——正是广兴中心校前身。到1935年,广兴时化校改为区立第二小学。

时化校虽然只存在12年,但它在广兴的老百姓心中,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。后来时化校改成广兴地方官办小

学,仍有人叫其时化校。

1947年,著名进步戏剧家、《华西晚报》主编赵铭彝在成都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,藏身广兴场,他要以教职为掩护继续从事进步活动。考虑到此地乃津綦两地交界,属偏远之所,于是商议办一所初中,很快一所乡校初中就在暗中筹备。在讨论校名时,有人建议,以前广兴场办有时化校,对广兴场民智开发发挥很大作用,人们记忆犹新,若继续用时化二字来办乡中更为恰当。这样校名就定为时化中学。学校办起来后,所聘全是进步教师,如进步音乐家郑沙梅、地下党员季峰等。时化中学行课后,重庆地下党组织还派地下党员和团员王叮丁、高声两位同志来此隐蔽,均以教职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。

时化中学教学按正规初中进行,课程要求严格,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,家长反映良好。老师认真教,学生认真学,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。

1949年11月,广兴场解放,时化中学全体师生带头参加庆祝活动和宣传活动。大部分中学生参加征粮工作,并远到五福乡进行宣传,扩大了人民政府的影响。因为刚解放,社会治安还比较乱,一些百姓认识不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,时化中学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,学校分组和班级,参加维持地方治安,保护国家财产和征粮的工作,一直

到县里派了正式的副区长代德衡来广兴场,时化中学的工作才告结束。除原来在此隐蔽的同志回重庆外,教师都转移到五福工作,赵铭彝调西南文联工作。

时化中学在广兴场办学时间很短,但它为培养地方百姓子弟、迎接解放,巩固新生政权、征粮剿匪等做出了贡献。它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广兴场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修通了铁路、公路,开通了綦河航运,建起了火车站、医院、供销社等,完全小学和初级中学也相应建起来。几十年来,广兴场风风雨雨,发生的大事小事真不少。但在一代又一代广兴百姓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的记忆中,广兴人办时化校和时化中学这事,永远都属于大事。

为了记住乡贤,也为了反映广兴百姓的崇文尚教,人们就将广兴场的这条主街称为时化街。